

蕉/窗/漫/笔

## 轨道上的山城岁月

山 琥

初抵重庆，便被这座城市错落的立体肌理撞入眼底、漫进心底。而真正引我读懂这份“8D魔幻”的，是纵横交织的重庆轨道交通——它穿楼而过、跨江而行，在群山褶皱间蜿蜒盘桓，在市井烟火中穿梭流连，成了我扎根山城这些年最忠实的同行者，亦是承载岁月点滴的记忆容器。

与轨道的初遇，定格在2号线李子坝站那幕震撼人心的穿楼奇观。彼时尚是游人的我，攥着温热的车票立在站台，看银灰色列车冲破楼宇光影疾驰而来，车轮与轨道的轻鸣，与居民楼里隐约漫溢的炒菜香交织，悄然消解了钢筋水泥的冷硬疏离。

后来方知，这看似违背常理的景致，凝聚着建设者“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”的坚韧和智慧。当年，被国外专家断言无法完成的跨座式单轨工程，由中国团队以自主研发的设备攻坚克难，让轨道与民居安然共生，凝作山城独一份的烟火景致。

如今，我每途经李子坝，初遇时的惊叹仍会悄然泛起。只是这份惊叹里，渐渐沉淀了对城市风骨与韧性的深深共情。

让轨道真正浸润日常的，是那段往返于校园与居所的通勤时光。

每日清晨，我踏着熹微晨光步入2号线站台，单轨列车爬

坡时的轻缓晃动，恰似山城跳动的温柔脉搏。车厢里总萦绕着重庆小面的麻辣鲜香，裹挟着市井的鲜活气息；穿校服的学生背着书包低语浅笑，上班族捧着热豆浆在角落轻阖眼眸补觉。这些细碎的烟火暖意，在列车穿过佛图关花海时，与窗外漫山粉白交织漫卷，织就最动人的晨韵清曲。

暮色返程，列车驶过嘉陵江大桥，晚风从半启的车窗漫入，裹着江水的温润气息；远处渝中半岛的灯火次第铺展，轨道在夜色中划出银亮弧线，将白日的疲惫悄然抚平，妥帖地藏进漫漫暮色。

轨道亦默默见证我在山城的每一次奔赴与别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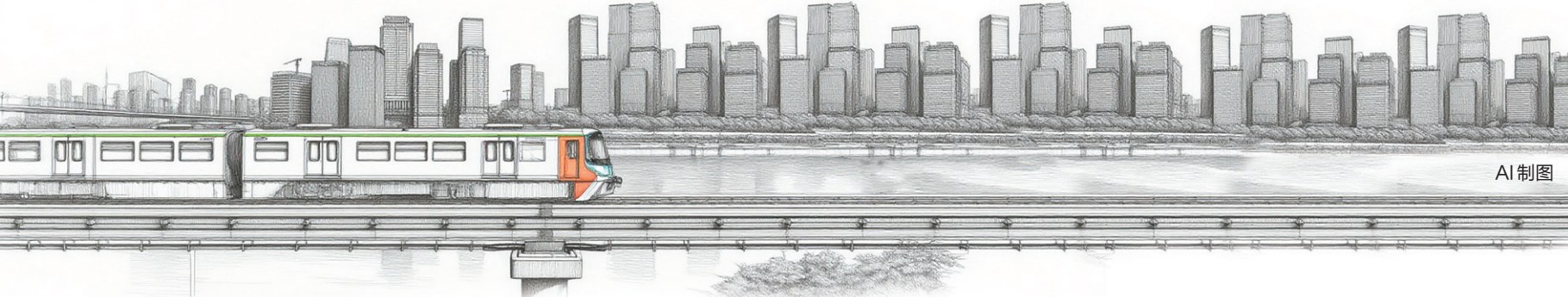
我曾与挚友搭乘3号线奔赴江北机场，沿途看列车从地下跃出，掠过成片苍劲的黄葛树梢，缓缓驶入被暮色浸染的空港。我们倚着车窗闲谈，看城市轮廓在身后渐次淡去，轨道延伸的方向，藏着彼此的远方与细碎期许。

我也曾有过独自搭乘国博线的经历。那天夜晚，列车在清溪河与复兴之间缓缓穿梭，窗外是静谧山野与零星灯火，车厢里的广播声温柔绵长，那些难以名状的情绪，便在轨道匀速的奔赴中慢慢沉淀。

这些年，我见证着重庆轨道交通线网的持续拓展，从最初仅有的1、2号线，到如今有14条运营线路，还仍在快速扩展。江跳线牵起江津与中心城区的脉络，环线串联起老城新景的风华，轨道的每一次延伸，都镌刻着城市的生长轨迹，亦同步着我的成长步履。我曾在环线换乘时不慎迷路，却意外寻得藏于站台一隅的老茶馆，就着一盏清茶，品得几分悠然闲趣；曾在6号线北碚段，偶遇列车冲破晨雾惊醒缙云山，邂逅一份不期而遇的山间清欢；也曾在晚高峰的3号线上，被陌生人主动让座，于拥挤车厢中触碰到山城最质朴的烟火暖意。

如今再乘轨道出行，早已不止是代步之举，更像是一场与山城的温柔重逢。李子坝的列车依旧穿楼而过，只是我已不再是驻足打卡的游人；2号线的单轨依旧爬坡上坎，只是车轮碾过的，是我数不清的朝夕与细碎心事。轨道早已褪去冰冷的交通载体属性，它载着我的青春絮语，载着我的烟火日常，以钢铁为骨、以温情为脉，织就了我与这座城市最温热绵长的羁绊。

往后岁月，仍愿伴着轨道的轻鸣，在山城纵横交错的脉络里，继续书写属于我们的岁岁年年，絮语温情。



AI制图

美/丽/重/庆

## 攀登下庄古道

黄裕涛

下庄村，位于巫山县竹贤乡。这里，因108名朴实的下庄人，牺牲6条生命，历经7年时间，开辟出8公里“天路”而震撼世人。

在没有下庄天路之前，这里只有一条狭窄而险峻的步道可以进出，那就是下庄古道。如果说，下庄天路是下庄精神的集中展示，那么下庄古道就是下庄精神的产生源头。从古道到天路，“不甘落后、不等不靠、不畏艰险、不怕牺牲”的精神，改写了下庄村民的命运。

走过下庄天路后，就更加渴望攀登下庄古道，去探寻暗藏在这一方陡峭山岩与葱茏草木间的精神密码。

下庄古道有多高？垂直800米高差。

下庄古道有多远？共2000米路程。

当初冬的第一场雪降落在巫山时，我和下庄村如约而至。站在山脚，仰望岩口子，高耸入云的大山压迫神经，同时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我。从柑橘林找到入口，我脚下生风，一步步快速征服着蜿蜒盘绕的台阶，松柏、苍耳、野菊花等一晃而过。现在攀爬的古道并不是原始的山路，而是在原路基础之上，经人工整修而成，比过去好走得多了。

行至四百米处的标志，前方是茂密的丛林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倏忽间，我发现光秃秃的岩壁上，竟长着几株不知名的树枝，周围被几根藤蔓缠绕。岩壁的石缝间，几朵蘑菇悄悄探出脑袋。我惊讶于这些植物的倔强，它们敢于向岩石挑战，在最坚硬、最贫瘠、最危险的地方扎根存活。也许，正因为下庄人破解了这些生命的密码，而后才在悬崖峭壁上成功开凿出一条通往外界的天路！

一阵寒风吹过，岩壁上的树枝摆动腰身，似在演奏生命的顽强，又似在敲击奋进的鼓点。我解开衣扣，深吸一口气，继续向上攀登。跨过头墩子，路过二墩子，攀上三块石，双脚发颤，衣衫尽湿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回望山脚，看向山顶，已过山腰，此时更无退路可言。

我扶着一棵古树歇息，一边大口大口补充水分，一边问同行的竹贤乡党委副书记匡敏：“这棵树是啥子树？年龄有多大？”

“哟，几百年了吧，听村支书毛相林说，他小时候听祖辈们说，就已经有这棵树了！好像叫什么栎树，名字记不清了。”匡敏一边比画一边说。

我赶紧拿出手机，经软件识别为“栓皮栎”，又名软木栎，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。常言“人怕伤骨，树怕剥皮。”但对栓皮栎而言是个例外。其树皮生长到一定年龄后，可以剥作他用而后再生。这大概是它能够在这块贫瘠、干旱的陡坡上存活下来的原因之一吧。

这棵栓皮栎，树干粗壮，树冠如盖，枝丫密集，如倒旋的陀螺，似有冲天之势。山风吹来，树叶沙沙作响。阳光穿过叶片，洒下岁月的斑斓，万千蝶翼颤动着，我的心也跟着颤动，时光的记忆穿胸而过。它高高挺立，在山坡上格外突兀。它孤独地坚守在悬崖边，接受过烈日的炙烤，狂风的肆虐，暴雨的袭击；它见证过下庄人落后的煎熬、命运的抗争和生命的坚韧。我相信，肯定有很多下庄人像我一样，在攀爬途中，靠着它歇息，对着它唠叨，希望它化解焦虑和疲惫。在那些深深浅浅的褶皱里，一定藏着动人心魄的故事和难以言说的情感。

我提着酥软的双腿，鼓足勇气继续攀登。坡道越来越窄，坡度越来越陡，路面几乎要贴着鼻子了。坡道一侧，悬崖峭壁，万丈深渊，远处传来一声声“呱呱”的鸟叫，灌木丛中似有山雀在“扑棱棱”作响。

凉飕飕的额头再次汗如雨下，“扞参历井仰勋息，以手抚膺坐长叹”的感觉如此贴近，“下庄像口井，井有万丈深；井口望一眼，眼花头也晕”那么真切。“瓢泼大雨中送难产孕妇到医院急救”“孤儿望着父母摔下悬崖的地方哭泣”“108名村民餐露宿修路”“修路的村民黄会元被巨石砸下深渊”“村民手脚并用负重爬上去、再负重回家”等画面一一在脑海中回放。艰难困苦，绝地后生，无怪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修路出山。

我铆足了劲，奋力向上攀登。约莫一个半小时，终于登上岩口子。此时深井解锁，光芒万丈，视野豁然开朗，大有“太白与我语，为我开天关”之感。鸟瞰全村，房屋、公路、柑橘林星星点点，馒头大小的车辆正在天路交汇；极目远眺，薄纱缭绕，峰峦跌宕，似巨浪翻涌而去。山的那边，定有我们期待的诗和远方。

驻足观景台，我心生感慨。下庄的路，在心中，在脚下，在未来！（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家协会副主席）

诗/绪/纷/飞

## 仙龙赋·龙故里

罗生奎

渝西永川，仙龙一镇，卧龙之地：龙口、骑龙、回龙、九龙、龙鸣山等地名星布千年。今大石坝村“龙形地貌”，余历时三载，遍访其地，考其形胜，察其风土，遂成《仙龙赋》一文。今谨奉此作，借古赋之新声，助乡土之振兴，诚邀四方宾朋，共赴一场山水与人文相契的“龙图”之约。

渝西钟灵，永川毓秀。仙龙昂藏，脉接昆仑，势应北斗。仰观天工：角叩星垣，耳纳太虚，目澄河汉，吻吐霓虹。四时行地：春原叠翠，夏沼涵珠，秋岳垂金，冬檐挂玉。乡人守朴，耕读养和，孝悌成俗。汲泉煮茗，置酒邀邻，箸底山川，杯中岁月。桃源何须世外？大道本在人间。

昔刘梦得云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今临此境，乃悟真谛：仙非羽客流云，实天地清气所钟；龙岂寒潭幻影，乃生民精魂所化。至道存于畎亩，大灵寓在闾阎。然观当世，智巧日繁：机心蚀本真，浮华蔽天性，乡关失归路，根脉渐飘零。今谒仙龙，实寻文明之源——丘壑铮铮见龙德刚健，蔬羹澹澹蕴仙气清坚。

故当秉龙魂以行世，纵沧海横流不失其正；怀仙心以观物，虽红尘万丈不蔽其明。形器随化尽，精神自长存。待东风一度，新绿接穹苍。

大美无言，大音希声。闹市闻蝉语，方得性灵净；浮世守烛光，始知常在常。龙魄既凝，山河有骨；仙心常在，人间长春。云山苍苍，流水汤汤；天地精魂，日月同辉。

## 古绝五首·田园诗情

姚代云

## 一、人勤春早

炊烟袅袅漾家勤，  
子规声里闻早耕。  
日暮风晚人未还，  
柴门紧闭伴星辰。

## 四、梦莹初谷

天道农时日月闲，  
阡陌绿遍白满川。  
锄罢卧荫幻初谷，  
一畦春梦悦稔年。

## 二、垄间诗画

笠檐蓑袂书诗行，  
田畴清风拂画廊。  
犁水踏蹄鸣牛铎，  
远山接垄绣青秧。

## 五、期许秋华

稻浪千重耀星斗，  
浊酒一盏醉岁秋。  
最是期许桑麻事，  
絮语明月话丰收。

## 三、场圃风雅

开轩场圃举目鲜，  
篱畔瓜藤绕云天。  
碧塘涟漪映荷影，  
竹溪摇曳翠庭院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